



■ 上世纪 80 年代,作者在配音

曹雷,上海电影译制厂老配音演员,她给我们带来的为外国影片配音的点滴回忆,生动且有趣。本文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 年第 5 期、第 6 期。

几位上影老演员的配音往事

上海电影译制厂第一代的老演员,他(她)们每个人都配过无数让观众难以忘怀的角色,他们的声音已深深留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中。那么,除了自己多年的刻苦磨砺,他们有没有传承呢?又是传承谁的呢?我在学生时期,也是个译制片的影迷。那时,学生场的电影票是一毛五分钱。到了周末,为了看一场心仪的电影,我会走好几站路,为的是省下车钱,再买下周末的票。那时起,我就很注意配音演员。而那时的配音演员有很多是电影厂的演员。

为外国影片配音(1)

◆ 曹雷

记得我看过不止一遍的苏联电影《伟大的公民》(上下集),那主角沙霍夫是卫禹平配的。影片一开头,沙霍夫有大段对群众的演讲,那话语的铿锵有力,对听众的热情鼓动,真是把我们观众都镇住了。他后来担纲了不少译制片的主角,最后正式转入了上译厂的编制,并担任译制片的导演。我最早配的《鸳梦重温》和《傲慢与偏见》(黑白版),都是他担任导演。然而“文革”以后他患脑梗,瘫痪在床很多年,译制片的高峰时期他却不能工作,真是很大的损失!

还有孙道临配的《王子复仇记》,把那王子高贵的气质和优柔寡断的矛盾内心,在优雅动人的语言中表露无遗。而他在《白痴》里配的梅斯金公爵,更是非他莫属的。

苏联出品的《奥赛罗》,主角的配音是演员高博、程之,配的反派人物雅古,他俩把莎士比亚的台词说得那么漂亮,让人听后多年都不会忘记。高博后来还配过邦达尔丘克演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;程之还主配了英国狄更斯的《匹克威克外传》、《孤星血泪》和塞万提斯的《唐·吉珂德》。韩非配的《勇士的奇遇》(又名《郁金香芳芳》),传达出了钱拉·菲利普饰演的芳芳身上的侠客气,比后来的阿兰·德隆的佐罗还更多一层幽默调皮。

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林彬配的《第六纵队》,又名《但丁街凶杀案》。林彬配影片主角——法国女演员马德琳·奇波,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我。她把握人物的分寸很精准:既有名演员的气度,又有女人和母亲的细腻温情。当年我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走上配音演员的道路,但是一心想成为马德琳·奇波那样一种气质的演员。这部影片我一连看了八

遍,很多台词都已烂熟于心。没想到 1982 年我转到了上译厂,当年就接到一部重头戏《非凡的艾玛》,艾玛·德丝汀也是位世界知名演员,气质、个性与马德琳很相近。我在配她时很自然地想起了林彬老师的配音给我的感觉,我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角色已酝酿多年了!

上世纪 50 年代参加过配音的上影演员很多。中叔皇配的马德琳·奇波的丈夫以及《生的权利》、《两亩地》,温锡莹配的彼得大帝,张伐配的列宁,朱莎在《王子复仇记》中配的俄非丽娅,张瑞芳配的《白痴》,舒绣文配的《乡村女教师》等,都给当时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上译厂建厂初期,虽然已组建了自己的演员班子,但是为译制片配音毕竟没有多少经验。当时的厂长陈叙一就采取让上影的演员来帮带的办法。请来的上影演员,都是既有话剧舞台的表演经验,台词功夫过硬,又拍过多部电影,能把握话筒前的语言分寸。请他们来配影片的主要角色,不但起到示范的作用,也可保证译制片的质量。上译厂的演员跟着配各种角色,一面学习一面锻炼,在实践中也很快成熟起来。到了 50 年代末期,很多影片基本上都由上译厂自己的演员挑大梁了。

而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,在那个特殊时期,上译厂在接受“内参片”的配音任务时,由于片子多、任务紧,又再一次请来了上影厂的演员协助。除了孙道临、中叔皇、高博、张瑞芳、林彬、康泰等老演员外,达式常等年轻演员也参加配了一些影片。我也就是那时被借到上译厂,配的第一部故事片是《罗马之战》,并有幸和我崇拜的林彬、卫禹平、高博、康泰等演员合

作,向他们学习。我的译制片生涯正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译制新、老版本《傲慢与偏见》

1975 年,我还是上影的演员,不是专业配音演员,被借到上译厂,配了影片《傲慢与偏见》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(爱称“丽萃”)。那是黑白版的《傲慢与偏见》,当时影片译名是《屏开雀选》。

1975 年还是“文革”期间,这部影片是属于“内参片”之列,与《鸳梦重温》《怒海情潮》《农家女》《美人计》等一批影片,都是同一个时期交下来的译制任务,配好了只作为“内部参考”不对外公映的。那都是些美国老片子,用的也是解放前公映时的老译名。因为跟美国没有文化交流,更没有版权,老片子也没有新拷贝,送到厂里的拷贝都是解放以前片库里的旧拷贝,片基还是易燃的。记得同时来的还有一部英格丽·褒曼和查尔斯·保尔主演的《煤气灯》,在厂里第一次放映时,拷贝就烧了起来,画面都化开了,根本就不能工作,那部影片就没有配。即使配的那些影片,不少也因拷贝很旧,断开的地方很多。译制这些影片也没有原文剧本,都是靠懂英语的翻译根据原片一句句口译出来的。为了译制这批“内参片”,电影系统将懂英文又懂电影的演员孙道临、老局长张骏祥都调到译制厂来参加工作了。

虽然工作条件很差,但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兢兢业业、认真地努力把影片配好。一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,由“中央文革”交下来的任务,做不好吃罪不起;再是搞了这些年的运动,心理上都有种透不

过气来的感觉,有机会从干校回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中来,又是配的过去没有机会看到的内参片,人人都把这当作精神上的一次放假。尽管还是要天天学毛选,还是要在工宣队和军宣队带领下对每部片子作“大批判”,但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加班加点,努力要把影片译制好。

黑白版的《傲慢与偏见》,从演员的表演到服饰、造型以及场景布置都比较戏剧化,很多场景感觉好像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。人物很有个性,但也比较夸张。丽萃(葛莉亚·嘉逊扮演)与男主角达西(劳伦斯·奥列佛扮演)的戏,唇枪舌剑,对话都带着“骨头”,很是过瘾。配这样的对白,对我这样一个从戏剧表演专业出来的演员来说,倒比较对路,不太容易暴露出自己的缺点。

当年这部戏的配音演员班子可算齐全。除了原上译厂的配音演员,还从上影演员剧团和科影厂调来了人马,给我印象最深的,女演员中要数配母亲班纳特太太的林彬、配小女儿莉吉娅的李梓和配达西姑妈的张同凝了。林彬一直是我喜欢并钦佩的演员。她有很扎实的舞台语言功底,也有很强的塑造人物的能力。60 年代初,她配的那部《第六纵队》(又名《但丁街凶杀案》)是被我奉为范本的学习教材,我当年反复看过 8 遍。但是,她配的班纳特太太却一点也没有《第六纵队》中著名演员马德琳·蒂波那种雍容华贵的艺术家气质,而是活脱脱一个俗气的小市民,急着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有钱人。她的马德琳·蒂波和班纳特太太的不同配音,对我以后的配音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。

《傲慢与偏见》曾在银幕和电视上被反复拍摄成各种版本。到 2005 年重又拍成电影,老版的导演、演员这时多半已作古。没想到三十年以后,我却又有机会成为这最新版电影的译制导演。

绝响:永远的邓丽君

姜捷



风景又美,酒店环境也很清静,她才愿意长时间住下来。另有一次,他们在贵宾厅内的长沙发闲话家常,她侃侃而谈自己这些年的歌唱历程,甚至聊到她的收入情形和听众们

热爱她的种种趣事,谈得非常尽兴。她是一个幽默、优雅的人,不但没有心机,而且不会设防,也很愿意聆听对方的谈话,当 Pichaisat 经理说起自己想到香港去走走时,她掏心地把在香港的地址、电话写在纸上亲手交给给他,热诚地说,来香港玩可以住她那边,带他去赤柱观光市场逛逛。那一夜,成为他们最后的长谈。Pichaisat 经理拿出邓丽君亲笔写的地址、电话,这是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小纸片,当初音容笑貌犹在他心中,只是,这个说要负责接待他的女主人,却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Pichaisat 经理也观察到邓丽君和史蒂芬这一对恋人,觉得他们是很登对的,平时出双入对很是甜蜜,手牵着手,一起逛夜市,吃小吃,谈天说笑非常相爱的感觉;当然,他们偶尔也有吵架的时候,史蒂芬是个蛮会发脾气的人,一点点小事就和服务人员发生争执,有时也会莫名其妙把气出在服务人员的身上,邓丽君就会随后出来代替他向受委屈的服务人员道歉,大家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才包容他的无理。有一晚,史蒂芬出去很久都没有回来,邓丽君大概真的生气了,就把房门反锁,不让他进门,他回来后在门外大吼大叫,拼命踢门。这样的事情在那一年不只发生一次,但是第二天又像没事儿一样,两人又手牵手出去逛,从他们的表现看来,就是一对彼此深爱着对方的情人,情人间闹闹小别扭,这种事在酒店司空见惯。

邓丽君死亡的时候,他本来正在忙碌别的事情,得知是邓丽君病发,立刻放下手边的事,和另外一位经理一起了解她在楼上发病的状况,并一路跟随着饭店的载客小巴士到医院。下了车,帮她处理送进医院的一切手续,医师检查一番就告诉他们已经没有生命迹象,他们不相信,请求医生再做急救试试,兰姆医院的院长和医师们也很重视这件事,尽心尽力地救了将近一个钟头,他一直把整个急救的过程看在眼里,并且护送她直到送进太平间。

13.国宝鉴定

一星期后的上午,得到酒店陆总的批准,保卫部葛经理带着两位部门人员来到后勤库房。在库房主管的协助下,从贵重物品贮藏库里提出三只瓷器箱、六幅画像,办好出库手续,小心翼翼地搬移在车外,然后稳妥地放进面包车里。面包车的司机,竟然是办公室派来的符子奇。韩根宝不在酒店,他早上从家里直接去市文管所接洽相关的事宜。差不多在同一时刻,周松明和保卫部其他人员一起,安排外请的电子监控改造人员施工,除关键部位因保密需要施工两天,其他的部位按常规进度一天就能完成。周松明负责监督关键部位的施工,对这些部位的技术改造,他要亲自主持。在自己办公室里,还特意新增一套检测设备,至于其性能与作用,只有他与老战友梁工程师清楚。

韩根宝骑着红色摩托赶到文管会,卸下两个纸板箱,然后与等候的有关接待人一起,将一只箱子搬进文管会大楼。他前两天已经协同有关人员,对酒店贵重器皿与画轴进行过认真的清点,因而对他来说,今天所需鉴定的东西,已经做到了了然于胸。猜想他已了解过市场上文物鉴定的价位,对于文管会专家这次免费帮助酒店进行鉴定,送点慰问品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看来这散打高手绝不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猛士,还有心思缜密的另一面。

酒店的面包车在约定派来的警车保护下,到了文管会,卸完鉴定物品之后,符子奇关上车门,也想和大伙一起上楼,但被葛瑞瑞及时劝阻:“师傅,你在车上休息吧,这里控制很严,进去的人都要事先批准。”符子奇无可奈何地试探:“那好吧,事办完了以后,这些东西,你们自己往下搬。”“那当然呀,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葛瑞瑞等三人进入文管会接待室,一位副主任和两位鉴定专家以及韩根宝已经在等候了。副主任听了葛瑞瑞代表酒店对他们感谢之后,表明了态度:“华贵大酒店是市里重点涉外单位,而且还将承担迎接国外首脑的来访,文管会配合做点工作是责无旁贷的……”

大约快近午餐时间,副主任和专家从技术鉴定室回到接待室。副主任宣布:华贵大酒

店送来鉴定的文物:一件为国家一级文物,即元青花“神鬼”瓶,其胎料经过技术分析,确定为宋代麻仓土;一幅郑燮的“春竹兰图”、为国家二级文物。送来的齐白石、徐悲鸿各一幅画是国家三级文物,其余的两件瓷器和三幅画作则是现代仿制品。

鉴定完毕之后,葛瑞瑞和韩根宝代表酒店,盛情邀请文管会的领导和专家赴酒店用餐。因对方推辞,葛瑞瑞只得先让其他两名保卫部的人员把鉴定物品送回酒店,并要求严格把好入库关,他与韩根宝留下再进行恳请。

这天开车的司机符子奇,回酒店的路上,他一半的心思花在两位保卫部人员的交谈中。通过断断续续的谈话,他得知:这次鉴定的库存文物,其中有国家一级、二级文物各一件。车上谈话的人,无意地暴露了鉴定的结果,他们不可能去提防这位开车的司机。

晚上,吴大腾为了庆贺揽下石库门区域动迁承包合同,笼络一帮小兄弟,特意在老正兴饭店摆了两桌酒席,参加的人员中,出现了姚大头和符子奇。一位美籍华人姗姗来迟,吴大腾起身介绍说:“弟兄们,这位朋友叫郑汉名,也是我童年的赤膊兄弟,

现在是美国大老板,今天他给我大面子,亲自光临……以后我的兄弟就是大家的兄弟……”酒过三巡,大家就热闹起来,吹牛的吹牛,调侃的调侃……姚大头和符子奇谈及高档手表时,两人顶起牛来。姚大头说:“劳力士牌可不是瑞士顶级牌子,你是在乱弹琴……告诉你,现在的特级表是百达翡丽和江诗丹登,懂吗?”“哦哦……你算什么老克勒(内行),我倒要问问你,华贵大酒店里面啥东西最值钞票?”符子奇不肯失去面子,反而发起进攻。姚大头一下被“将”了,搔头摸耳起来。旁边有人插话:“那你讲出来听听……”“说话不要说半句……”还有人大声叫嚷起来。“我只好讲一点点,酒店有一样东西,是国家一级文物。”“新来的,吹啥牛皮,好啦,大家喝酒……”姚大头转移话题,为自己解围。

以上的谈话,别人听了都一笑而过,不以为然,却引起了那个所谓的美国老板郑汉名的兴趣,他洋溢的笑容却掩饰不住诡秘的神情。

石库门酒店

范潮龙

